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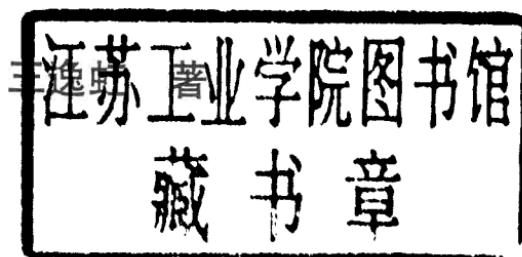


王逸虹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邓小平在重庆

王逸虹剧作·文论选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邓小平在重庆/王逸虹 著.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6

(当代重庆作家作品选)

ISBN 7-5059-4587-4

I. 邓... II. 王... III. 电视文学剧本 - 作品集 IV. I207.35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49979 号

书名	邓小平在重庆
作者	王逸虹
出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地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责任编辑	顾苹
印刷刷	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庆通信学院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495 千字
印张	22.5
印数	0-1000
版次	2004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7-5059-4587-4/I·3576
定价	40.00 元

杨月蓉教授

教正

王德水

鸡年抒春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appearing to read "王德昭".

作者简介

王逸虹，男，1950年4月生于重庆江津。1990年7月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获文学硕士学位。供职于重庆市文化局历时18年，曾任创作室主任兼重庆文化影视艺术中心主任。主要作品有：川剧《金银坡》、话剧《苍凉青春》、电视剧《山城棒棒军》（第一作者）、《邓小平在重庆》，获国家级奖项两次，获省市级奖项七次。现为重庆工商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重庆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国家文化部优秀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自序

进入写作这个行当于我纯属偶然，受当物理教师父亲的影响，我很小的时候就可以自己找漆包线绕线圈安装矿石收音机。后来有一天，一直非常严厉的父亲把 80 块钱人民币交给我，叫我去商店买一台正宗原装的电子管收音机，他相信我能够选择到品质不会有任何问题的收音机。面对父亲的信任，我激动地暗下决心，长大了一定要当物理学家。1963 年，父亲到重庆出差，问正在读小学六年级的我需要啥子礼物，我随口说要一支笛子。几天后父亲把一支用不着贴笛膜的价值才三角钱的“闷笛”给了我，同时提出的条件是半年以后一定要考上白沙镇上的江津初六中。江津初六中当时是全国教育红旗学校，校长陈永富刚到北京出席群英会回来。后来我考上了六中，有老师给我说，由于家庭出身问题，录不录我曾经有过争议，幸亏我成绩特别出众。但是随着阶级斗争这个纲越抓越紧，我的三个弟弟尽管成绩优秀也就没有再考进六中，我在学校的境况也越来越不舒服。我学习成绩优秀，得不到应有的表彰，不能当班干部，篮球打得不错也因为贯彻阶级路线被排斥在校

队之外,少年的我为此很难过。记得有一天在路上偶然碰见我的班主任也是校长书记的陈永富,他前后看看没人,伸出手来摸了摸我的头,一脸的同情与无奈。我跑到僻静处泪水长流,拿起那支“闷笛”吹我胸中的郁闷。从此那支“闷笛”成了我抒发心绪的管道,天天吹,竟无师自通,音色技巧俱佳。“文革”彻底摧毁了我的物理学家梦,我却凭着笛子进了红卫兵宣传队,进了县革委宣传队,最后进了江津县川剧团。川剧团 1978 年恢复传统戏,我便改行搞创作写剧本,二十多年之后,写了大小舞台剧本十部,电视剧剧本六部一百余集,还有二十几篇文章,一本专著,算起来总共有将近两百万字了。2000 年 76 岁的父亲患病辞世,想起那支闷笛——没有那支闷笛就没有我的今日!跪在父亲遗体前我嚎啕不已。

认真说起来搞写作也是“被迫”的。1972 年从农村进剧团,演样板戏搞音乐伴奏,笛子是主力。1978 年恢复演传统戏,笛子在川剧团仅是“下手琴师”偶尔兼行的无足轻重的乐器,这时候我在剧团就是干收门票、打幻灯字幕的杂务了。这使我感到强烈的生存危机。打幻灯字幕内心是很痛苦的,毕竟是勤杂工干的事,而且还必须全神贯注,因为演员的唱词与字幕必须同步吻合,偶一出错观众就要吵骂。那时候幻灯机还比较原始,用大功率的灯泡做光源,夏天热得衣服拧得出水。当时没有想到那是为我今后的写作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那两年演的都是川剧传统戏的精华经典,在反复全神贯注看戏的过程中,我注意到什么叫有“戏”什么叫没“戏”,我了解到观众喜欢看什么不喜欢看什么,也感悟到一些传统艺术的手法手段运用技巧。在以后的写作生涯中,注重戏剧性,注重观众的欣赏趣味成为我编剧写剧本惟此为大的事体,甚至把川剧的一些手法手段,直接借用到《山城棒棒军》、《球迷龙门阵》、《邓

小平在重庆》等剧本当中。尽管作为一种艺术样式，川剧已经淡出当代主流文化，但是，将近十年江津县川剧团的生活经历和川剧艺术的熏陶给我写作品格打下的烙印是永远褪脱不掉的了。

1977年恢复高考，这于“老三届”、“新三届”是一声春雷，我却被这动地的雷声惊呆了、吓傻了，心想“文革”时才初中毕业的我考得起大学？不是虚心而是心虚得名都不敢去报。直到后来看见成绩同我差不多，甚至比我差一截的同学也考上了各类大学，才心慌了。但是过了此渡无好舟，当我1979年准备考大学的时候，不仅考题难度加深，竞争对手大多成了风华正茂的应届高中生，最大的问题是我的儿子在这年春季呱呱坠地，这小子晚上有夜哭的毛病，整得我晚上抱着他一边哐一边背哲学原理或者做语法分析改错练习。考虑到儿子的拖累，我选择了不脱产可以带薪的重庆师院本科函授学习。从1979年到1990年，我主要的精力都放在了读书学习上，先后完成了五年的重庆师院本科函授学习；三次进四川省编剧进修班培训，还进中国戏曲学院进修一年，最后，在中央戏剧学院师从著名戏剧理论家谭霈生教授，拿到硕士学位文凭。这一晃就是十年，家务孩子全靠妻子孤力支撑。任劳不任怨的妻子说我在外头忙，娃儿在屋头长。她心情可以理解，但是这十年的读书学习对我理论基础的建构却是至关重要。那个时候写论文手顺，读研究生三年发了十几篇文章，现在清点才晓得其中有五篇是核心期刊，还有三篇是权威核心期刊。导师谭霈生看到了我做文章有理论联系实践结合的特点适合做文艺批评，介绍我到人民日报文艺部，他的同学一个在当文艺部主任一个在当副主任，业务考核很快就通过了，可惜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过后，中央机关暂停接收应届大学生。去不成党中央机关报的人民日报，谭先生又希望我留校，妻子对我说十年了她一个人支撑不住了，留校要解决她的

进京调动非常困难。直到离开北京前两天谭先生还对我说现在想留下来都来得及。妻子当时在场，她马上接话说不，他要回重庆。

回到重庆发现要做我擅长的文艺批评很困难，文艺批评只有在北京才能够做大做强出个名堂，于是我重新进行文艺创作。从逻辑思维转换成形象思维并非易事，完成这个转换我花了几五年的时间。1995年我同重庆电视台著名导演束一德合作，弄出了《山城棒棒军》。观众的认可等于是对我完成思维方式转换成功的认可，于是，才有后来的作品相继面世。

做文章的人写到一定时候都要出集子，虽然明白一个人写的东西能不能留下来并不取决于是否出了集子，我也没能免俗，毕竟已经有200万字的东西凑合一本集子还不困难。考虑到我现在供职于重庆工商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高校更注重学术理论的研究，所以首先选了十几篇文章，另外选了两个电视剧本。选择《邓小平在重庆》，是因为在拍摄的时候由于各种因素八集被压缩成五集，我想让读者了解剧本的原貌；选择《球迷龙门阵》，是因为由于各种原因这部电视剧在重庆只播放了六集就被停播，我想让热心的观众对这部戏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出集子有一个不成规矩的规矩，都要有人写序。在考虑请谁帮我作序的时候却又有一些心理障碍，一是怕被人以工作忙为理由而遭婉拒，二是怕被读者看作是在拉大旗做虎皮。仔细想来，请人作序不外乎对这本集子内容做点评，对作者做评介。不过，文章作品在那里摆着，能够引起读者的兴趣他自然就会读下去，得出自己的评价，见仁见智的东西不设定一个先入为主的概念更便于顺其自然。想来想去最后决定写“自序”，只是把自己的写作经历做一些交代，对如何选篇目做一点说明，其余的就任凭读者评说了。

最后，谨向资助本书出版的重庆工商大学致谢！

目 录

自序 (1)

电视文学剧本

邓小平在重庆(八集电视连续剧) (3)

球迷龙门阵(二十集电视连续剧) (190)

文 论

实事求是的颂歌

——话剧《陪都新闻》周恩来艺术形象辨析 (553)

时代仍在呼唤“莎士比亚化” (559)

话剧《漂亮朋友》漫议 (564)

简论阳晓剧作的戏剧情境创造 (569)

想象力的呼唤 (579)

吐蕊于谷底的幽兰

——首届西南话剧节述评 (591)

在再现与表现之间 (597)

八十年历程：本体的失落与复归	(608)
表现论	(619)
不要静止地看待“人艺风格”	(628)
当前戏剧发展的三种走向	(631)
“士”人格的双重透视	(640)
论倪国桢悬念喜剧	(642)
振兴川剧十年重庆川剧剧作简论	(652)
“黔军”的崛起	
——贵州省新时期戏剧创作论	(666)
振兴川剧十年创作发展走向	(683)
巴渝舞台竞浪漫	
——“九五”重庆艺术舞台巡礼	(695)
话剧《郑培民》简论	(699)
对当前方言电视剧创作的几点思考	(705)

電
視
文
學
劇
本



邓小平在重庆

(本剧由中央电视台与重庆电视台联合摄制
获中宣部第九届“五个一工程奖”)

第一集

1 北京西山 中央军委会议室 夜

镜头扫过参加会议的人员：毛泽东、周恩来、刘伯承、邓小平、林彪、贺龙……

周恩来：“今天请大家来，商量有关进军西南的问题，现在请主席先讲。”

毛泽东：“过几天，我们就要在天安门举行开国大典，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诸位创业有功，是人民的大功臣啊……”

林彪声音不高，却清晰：“主席才是人民的大功臣，主席是天下第一功……”

会场片刻停顿。邓小平埋头吸烟。

毛泽东：“中华人民共和国虽然就要成立，但是，大西南还没有

解放。我在5、6月份就向你们一野、二野、还有四野打过招呼，你们准备工作做得如何了？”

周恩来：“林彪同志？”

林彪：“四野部队在向华南进军的同时，已经根据主席和军委的部署，安排47军、50军和湖北省军区的部队在湘西鄂西一线集结，随时准备配合二野部队进军西南。”

毛泽东：“很好嘛。”

周恩来：“伯承、小平，你们呢？”

邓小平向刘伯承示意。

刘伯承：“我们已经做了五件事：第一，二野部队主力已经向湘西鄂西开进；第二，已经做好各省区、地市和县一级主要领导干部的配置，为解决接管干部不足的问题，我们在上海南京招收知识青年，组成西南服务团，作为西南的接管干部，目前正在培训；第三，对川军、滇军将领展开政治攻势，比如，我们安排在襄樊战役中被俘的十五绥靖区副司令官郭勋琪回川，最近他发回消息，说他可以策反50万川军起义，另外，情报工作也很有进展；第四，我和小平已经在8月19日发出川黔作战的基本命令，规定各兵团以大迂回动作，先攻击江津、泸州、宜宾一线之敌，使宋希濂及重庆守敌完全孤立，尔后各个击破；第五，二野陈赓兵团在配合四野部队扫清华南之后，立即从广西进入云南，彻底切断西南蒋军的退路。”

毛泽东：“你们的工作做得很扎实嘛，小平，还有没有补充啊？”

邓小平：“没有了。有一个请求。”

毛泽东：“什么请求？但说无妨。”

邓小平：“抗战时期，恩来同志为首的南方局在重庆办的《新华日报》在西南很有影响。西南局进驻重庆以后，我们想恢复《新华日报》作为西南局的机关报，请主席为《新华日报》题写报头。”

毛泽东：“一手抓枪杆子，一手抓笔杆子。好啊，我给你们新华日报写报头。”

周恩来把头转向贺龙：“贺龙同志，该你讲了。”

贺龙：“十八兵团为准备入川，办了几件事，第一，从晋绥军区抽调干部，化装进入川北，熟悉民情，侦察敌情；第二，川北、川西和西康三个省区的接管干部已经配置完毕；第三，十八兵团已经开始动员和训练；第四，已经与四川地下党取得联系，和他们一起研究确定了由陕入川的进军路线；第五，在西安储备了大批入川物资。”

毛泽东：“用北平话来说，你们的工作都做得很棒啊！”

毛泽东模仿北京话使会场活跃起来。

毛泽东：“解放大西南是中国大陆的最后一仗，收官之战，务必全胜。现在四川 90 多万蒋军已是惊弓之鸟，欲求全歼，并非易事，如果仓促放枪，就会把他们吓跑，跑到国外去，后患无穷。想要抓住他们，首先要稳住他们，如何稳得住？还是要采取大迂回大包围的战略方针，贺龙同志，你指挥十八兵团在汉中方向，要发而不打，攻而不破，象钓鱼一样把胡宗南拖在秦岭。”

贺龙：“钓鱼我还在行。”

毛泽东：“伯承、小平，贺龙在秦岭钓鱼拖住胡宗南，你们二位动作要快，要及时主动向贺龙通报每天战况，要向贺龙预告你们到达贵州重庆兜底的准确时间。刘邓一到贵州重庆，贺龙你就摔掉鱼竿，猛虎下山，同刘邓部队形成合围，将百万蒋军一网打尽！”

周恩来：“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见大家摇头，“散会。”

邓小平走向毛泽东：“主席，我们离开北平，就要到西南去了，刚才，您已经答应给我们《新华日报》写报头……”

毛泽东与周恩来相视而笑。

毛泽东：“抓而不紧，等于不抓呀。好，你跟我到书房。”